

此山中

鄧達智

張聖威在模特兒經紀公司任職高層，自學校出來社會，一直在這個行業內「出賣」伯樂身份。一個出色模特兒像一名優秀畫家，起步時總得依賴一個曉得欣賞他的經理人(設計師)及畫廊作為基礎，待時來運轉一飛沖天。當然她或他本身必須具備優異條件。張聖威的出現與被關注，猶如一代超模 Karé Moss，取勝在於「異」，不「比」一般。

聖威與基兒

張聖威

十多年來北京 CHIC 時裝周，香港時裝界仍然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一應香港設計師的發佈會成為該活動之重頭戲。今天回望若何若何滾滾飛逝，彈指之間我自斷送多年努力的江山，漸次可有可無；筆者當時是展出設計師，也是觀眾，出席參觀同行作品，佈置花團錦簇設計師 Henry Lau 專場。繁化以錦衣裝陪襯，美艷模特兒魚貫出場，香港紅極一時的 Rosamary，就在現場，不但還未出國，就是在國內，也是才剛剛獲獎嶄露頭角。甚至連日後的國際名模 Karé Moss，一般標準模特兒身高在一米七六至一米八〇之間，可我眼前卻落在一個大概只有一米七二(Karé Moss 一米七〇)，骨架特別纖細，肩膊平滑寬敞，非常卓越的衣架上！至難忘的，還是她清純面孔上鑲有性感雙唇，貓步姿態輕柔婀娜，每一步探出欲言又止。這女孩何止可當模特兒，根本是演員材料。她也真的演過電影《晚九朝五》，走紅模界幾乎即時，加上三藩市長大，中文不靈光也沒讓她在影藝界蹣跚。這故事細節幾乎與另一國際超模——Christy Turlington，她的三藩市同鄉一模樣。樂基兒十八歲來香港找機會，走訪不同模特兒經紀公司，那些年模特兒工作以行走天橋為重點，不似今天，任何活動請一兩張著名面孔讓娛樂媒體拍照交差即「掂」。基兒的身高成為阻礙，只有來自新加坡，Curran 公司的經理 Joe，張聖威力排眾議，投信心票給了她，將樂基兒簽約成為旗下模特兒。未幾，基兒回美國探親，聖威急召她回港，因為廣告、時裝表演，甚至電影陸續排隊等候。大家都看到這名十多歲女孩與眾不同的特質，星途幾乎立即大紅大紫。目下，基兒與我一起在意大利拍攝電視時尚節目，兩星期緊迫而辛苦攝製周期，聖威一直協助在旁，二人惺惺相惜。說起當年入行經歷，基兒認定：「沒有聖威這名恩師、伯樂，不會有她今天的模範成就。」沒有戲劇化的渲染，簡單幾句，道出人與情，人與人之間重要在於感恩，也在於施恩莫望報。



張聖威與樂基兒。

光在哪裡

何冀平

從古北口到北京城一百三十多公里，汽車一路奔馳，接到劇協工作人員電話「什麼時候可以到？」我問阿蕾，她說，還得四十多分鐘。「二點鐘投票，現在已經一點半了，能再快點嗎？」阿蕾說，已經開到一百二十公里了。終於趕到會場。拿到中國劇協新一屆主席、副主席選舉票，主席一欄上寫著濮存昕。我和濮存昕曾共同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供職，他是演員，我是編劇，那時候同輩和老一輩都叫他小濮。小濮是新調來的，藍天野老師指定請他來演《周郎拜帥》，他高個長臉，眼大卻有神情，果然很帥。

《天下第一樓》開始排練，小濮被派飾演男主角盧孟實，B角是譚宗耀。當時譚宗耀四十多歲，正是年富力強，B角只是照例預備，上戲的機會幾乎沒有。好像當時岳秀清是女主角玉蘭兒的B角，在A角中飾演的多場中，她一場也沒演過。《天下第一樓》講的是舊時「勤」行的故事，角色一半是廚子和跑堂，照舊時規矩，做這一行，男人必須留短髮，要剪短必須狠下心。北京人藝是敬業的地方，導演

隨想

興國

小兒讀小學的時候。有一天，放學回家對家人說，學校有個女生說喜歡他，要和他交朋友。過不久，他說那女生和他約他周末去喝奶茶。於是，內人和他便到茶樓和他及他的母親見面，相談甚歡。但自此之後，女生便再也不和他往來了。

藝人印象

我問內人那天在茶樓發生了什麼事？內人說，什麼事也沒有發生，只是，女同學的母親是個歌星，而內人因為自己沒有名片，便把我的名片給了她。於是，我明白了，因為當時我還在新聞機構服務，想來是女同學的母親怕私隱會被洩露，所以便不讓我們再來往了。

我雖然在新聞行業中服務，但極少接觸演藝人員。最多是在大機構的聚會上，不小心和一兩位演藝人員同桌吃飯而已。我試過和同輩的藝人搭訕，但得到都是冷眼對待。只有一次，是在一個藝人的生日宴會上，有個藝人見我一個枯坐，主動和我交談。那位藝人的親切令我難忘，他的名字叫任達華。他也是生日宴上的客人。而那個生日宴，是已經過世的陳任要和我一起出席的。

陳任是香港電台第一個唱片騎師，監製過鄧麗君的唱片，縱橫演藝界數十年，自然認得不少著名藝人。透過陳任的飯局或他出席的飯局，我偶爾會見到藝人。不過都只是默默坐在一旁很少作聲。唯一令我無拘無束的，是陳百祥阿叻，他的夫人阿杏和他的死黨校長等人。所以我見得最多的演藝人員，就是阿叻了。不過，那天出席阿叻的飯局，我說的第一句話是陳任過身後很久不見了。

那天阿叻請我們喝的是意大利酒王巴羅的出品，是他親自到該地區和釀酒師以專用葡萄釀製，專為配中式食物而「叻」。標誌的叻字設計成一匹馬的形狀，象徵的是酒的热情奔放，還是他對朋友的热情洋溢，藝人之中，待人最親切的，對我來說，就是阿叻夫婦了。

這件事並不大，但我記得很深，因為關係到一個人的品格。濮存昕寫過一本講述自己的書，叫做《我知道光在哪裡》。光對於舞台劇演員很重要，使我想起一件事。三十多年前，我到北京人藝當作家後寫的第一部話劇《好運大廈》上演。有一晚演出就要開始，突然一個群眾演員出了事上不了台，導演一把抓住正在後台的「你上！」，導演交代的表演很簡單，上場後在燈光最亮的地方，把手中的報紙交給後面的人，就可以下場。一上台，我就蒙了，到處都發亮，哪裡最亮？在燈光炫耀的舞台上，人很容易找不到位置，找不到自己，直到後面的演員拍了我一下，才喚醒我的迷茫。

從演員到主席，從歷屆主席曹禺、田漢到濮存昕，我投下手中的一票，相信他知道光在哪裡。

像這樣細細地聽

「像這樣細細地聽，如河口/凝神傾聽自己的源頭/像這樣深深地嗅，嗅一朵/小花，直到直覺化為鳥有。」晚上睡前，聆聽一首詩，我已經形成習慣。這還要感謝「為你讀詩」微信公眾號，邀請各路名家，每晚朗誦一首經典詩作。黑夜降臨，遠離浮躁，把心靈攤開，細細地聽，慢慢地想，這種感受就像回到小時候，睡前聽媽媽講故事一樣，輕鬆又溫暖。

讀詩，聽詩，寫詩，在今天，還有多少人能夠堅守？這是一個快得慢不下来的時代，詩歌也因此變得奢侈。然而，我心存感念，提醒自己不要忘記：文學之路，是從寫詩開始的。

16歲那年，我得到一場大病，坐在輪椅上，從此世界變得黯淡無光。依稀記得，他送給我一本泰戈爾的《飛鳥集》，長長短短的詩句，像一束光照亮我的心房。閒暇時間，朋友鑫帶著海子的詩集來找我，大聲為我朗誦，一首又一首。「孤獨是一隻魚筐/是魚筐中的泉水/放在泉水中」，「活在這珍貴的人間/太陽強烈/水波溫柔」，我心底的硬塊彷彿被什麼東西戳開，獲得從未有過的力量。多年後我明白，這是詩歌的安撫與親暱。

從那以後，我開始寫詩；然而，忘記從什麼時候起，我又遠離了詩歌。直到邂逅馬奎斯，他的《百年孤獨》幾乎被我翻爛，阿拉卡塔卡的那幢房子，外祖母白天講的荒誕怪異的故事，外祖父帶著他去見識冰塊，這些在我腦海中留下深刻印象。我癡迷於小說，像很多人一樣，迷戀馬貢多小鎮，儘管不能像蔣方舟那樣翻譯他的最後一部小說《苦妓回憶錄》，也不會像有跟著總理出訪拉美的機會，我依舊心嚮往之。

伴隨了解的深入，我獲知，馬奎斯也是從寫詩開始的，格外驚喜。可以說，馬奎斯的成名離不開個人的才華，更離不開一個叫「石頭與天空」的文學小組。「如果沒有文學小組的幫助，我真不敢說我會成為作家。」他在與哥倫比亞作家門多薩對話中說道。中學畢業後，馬奎斯考入大學，學的是法律專業，但他不喜歡法律，最愛讀詩歌。每到星期天，他就乘坐裝有藍色玻璃窗的有軌電車，只花五分錢，就能從波利瓦爾廣場到智利大街不停地兜風，在無軌電車上度過憂傷的下午，兜風中他唯一做的事就是讀詩，讀詩，還是讀詩，直到夜雨霏霏，華燈初上的時刻。光自己讀詩，還不足夠，他跑到咖啡館，隨便找個人陪著自己高談闊論，議論那些詩篇，如此的摯愛，叫人仰望。

偶然機會，他結識了哥倫比亞詩人組建的石頭與天空文學小組，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就有著名詩人聶魯達。談論文學，談論詩歌，經常喝得酩酊大醉。「每天晚上，我們至少要談到十本我沒有讀過的書，第二天，他們就會借給我，我們什麼書都有。我們還有一個開書店的朋友，我們也常常替他製作訂書單。每次只要從布宜諾斯艾利斯運來一箱書，我們就歡慶一番。」這樣的閱讀，稱得上豪奢，算得上海量。也許正是這種文學氛圍的熏陶，為馬奎斯的創作帶去激情與鼓舞。盛產文藝青年的今天，往往只剩下了青年，唯獨沒有了文藝——是文藝內涵的流失，對文學的仰望、愛顧的歌頌、生命的探索。「靈感既不是一種才能，也不是一種天賦，而是作家堅韌不拔的精神和精湛的技巧為他們所要表達的主題做出的一種和解。」也只有大師才能說出這樣的箴言：我覺得，正是當年讀詩的經歷造就了他的文學素養，還有人生的指引。

寫詩是一種創造，是精神的創造，讀詩是一種吟唱，是心靈的吟唱，我認為。我最欣賞的詩人

王小妮，她將詩歌搬到課堂上，與學生們一起讀詩，這是多麼可貴的事情！有兩個細節令我記憶深刻。一次，去上課的路上，她聽到幾個男生聊天，用的是書面語，覺得很詫異。課上，她以尼日利亞為例，講述語言的多樣性。尼日利亞的官方語言為英語，民間卻有250多種語言流傳著，她將一位威爾士語言的結束發言轉述給他們：「下面，我將用閱讀《聖經》的虔誠，為大家讀出威爾士語中『啄木鳥』的七種不同發音，請聽聽我們已近消失的古老而美麗的語言。」看到這裡，我想到家鄉的方言，「真而立」，「積實來」。是美，誰不想用自己脫口而出的語言說話？漢語很美，詩歌是表達美的途徑，而越來越多的人無力捍衛它的尊嚴。

還有一件事。有個學生來自農村，他的學校首次舉辦詩歌朗誦比賽，他從小學三年級課本上選了一首《囚歌》。他天天背誦，洗澡的時候也大聲朗誦，很是認真。初賽那天，上台介紹的時候，一時緊張，他說成了「演誦」詩歌，結果被老師叫停：「你連朗誦都不會說，下去吧，你別念了。」後來，班上的其他同學通過初選進入學校比賽，還獲得獎，朗誦的正是《囚歌》。他始終覺得，《囚歌》被人偷走了。

王小妮收上來的詩歌作業，他抄寫的是《囚歌》。「謝謝老師，重新開啟了我對現代詩歌的那份最初的原始激情。今夜我開始讀詩，以我自己的方式，以最原始的萌動。」在詩歌的後面，他斜斜畫著一團雲朵做的框，我能夠想到他的詩意與浪漫，但是，你能想到這個大四男生的情懷嗎？為了彌補遺憾，大學最後一堂課上，王小妮請他為大家朗誦《囚歌》，他先用當年一個初中生的高亢的「官腔」讀一遍，這是一個小孩子盡量模仿宣傳機器的聲音。然後，他以現在的聲音和理解，用方言進行朗誦。



馬奎斯自青年時期便飽覽群書，成為名家後亦從未放棄閱讀習慣。

演藝影

小蝶

上星期談起演員與角色外形不相符會引起的問題，令我想起兩件事。一次，某劇團上演的話劇女主角人翁，是一名歷史上的年輕美人。導演為了某些原因，竟然挑選了一名外形和年齡與角色是兩碼子事情的演員飾演女主角。角色與本人在此批評這名演員的樣貌或外形，只是她與觀者心中大美人的想像委實相距甚遠。據說她一直沾沾自喜，直當自己就是那名美人。可是，當她站在舞台上呈現出觀者面前的時候，她經過裝扮的樣貌或扮相六前的演技都無法說服觀眾，相信她就是那歷史中傾倒眾生的人美人。觀眾在無法投入之餘，自然會有批評。雖然導演立即要燈光、化妝、髮型和服飾各組連夜改動，務求令女主角看起來年輕些、漂亮些、討好些，無奈演員的真身真的與女主人翁相距太遠，各位設計師徒有一雙巧手，也「返魂乏術」。這些批評令女主角不好受，聽說在劇團內上演了一場場劇，卻討了個沒趣。

叫女主角獻醜了

一場場劇，卻討了個沒趣。導演的選角不單令觀眾嘩然，行內人也感到莫名其妙。一位資深編劇看畢此劇後有此評語：「我看女主角裝成真爛爛地摸樣時，我再也管不了演評令女主角不好受，聽說在劇團內上演了一場場劇，卻討了個沒趣。」由此可知此劇選角不合適的程度，亦令人知道選角錯誤的嚴重性，往往能將悲劇變成笑話的鬧劇。這是誰之錯？自然是決定起用演員的導演的責任。我們不應責怪沒有自知之明的演員——導演覺得我是美人嘛，難道我不是？那只好留待殘忍的觀眾告訴你，你不是了。

隨遇而安

老子小國寡民，民重守而輕徙。如今，我們都過著流徙式的生活。我們的旅遊大朝聖不是麥加式的流徙，有個中心點，而是更多人隨性、隨遇而安。這不是退休人士的專利，無積蓄無假期的青年一代，也索性丟掉了原本的職務，投身工作假期，兩年又兩年地搞葡萄、做餐館，享受異地風情。沒有刻意計劃的模式，甚至漫無目的，可能是人生最大的解放，唯是並非每個人都受得了。

從貝加爾湖取水到新疆

貝加爾湖是世界上最深的湖泊，佔了世界地表淡水儲存量的五分之一，足夠供應五十億人的生活用水。俄國近年來不斷出口石油和天然氣供給中國，其實，珍貴的淡水也可以賣錢，供應給中國。蘇聯時期曾制定了一個計劃，投資一百二十億元，把貝加爾湖與淡水，將俄境內剩餘的鄂畢河、北南調至哈薩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境內的鹹海、准噶爾的沙漠，使當地的鹽鹼地變成良田。但是，這個距離很遠，如果使用管道的方式，把淡水供應給中國的富蘊縣，管道的長度為一千五百公里，成本比供應哈薩克斯坦低得多。蒙古方面非常願意先向蒙古境內的北部邊境蘇赫巴托以西五百公里處打一道一百米高攔水大壩，力爭將把色楞格河、圖勒河、鄂爾渾河三股水向北流出的水堵在境內，使之形成一個巨大湖泊，並且利用高位落差逼水倒流形成北水南調新定勢。如果能夠好過東江之水越過高山的辦法，經過幾級的抽水站，並開鑿穿過阿爾泰山，就可以到達新疆的富蘊縣。美國已經建成了北水南調的計劃，從三藩市至洛杉磯、聖地牙哥，輸水管道穿許多座高山戈壁亂石崗，取得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雙豐收，並且創造了諸多世界第一。美國西部北水南調計劃動用了世界上最大的揚程抽水機，它可以一次性能高一千九百二十六英尺，創當年世界上總揚程達一千一百五十四呎的最高紀錄。另外，觀測世界水管道一千一百〇二公里，為沿途建造二十八個大壩、水庫，同時配套建設二十二個抽水站和發電站，遠距離調運水最近五十億立方英尺，解決了世界上第二大城市洛杉磯二千萬人用水和六百萬英畝田地灌溉用水問題。加利福尼亞州成為了美國工業產值最大的州。

百家廊

雪櫻

老實說，不同的人生階段，會對上述的因素各有側重及取捨。但空氣的質素及人文的質素最重要。至於如何投入跟他人的關係，醞釀生活的意義感，在沒有全取全選的鍵擊下，還是要自己積極締造了。